

江花

城市山林

A12

作者自述

张宜英 祖籍小平故里，得巴山之刚毅；生于悲鸿故乡，承太湖之空灵；少年驻西子湖畔，染了点诗人气质；长大行城市山林，偷得些哲人思考。素以央草为笔名，初始只是名中带英，无异间和镇江草头撞了个正着，草根草头写些个凡人俗事，恰是最好的安排。

城外的风景

■ 文/张宜英(央草)

运河穿过我们城市中心，镇江人习惯依运河为界，运河以西称为城外，运河以东称为城里。

新中国成立前后，城外是非常繁华的，“舳舻转粟三千里，灯火沿流一万家”，店铺连片，车马如流，生活在城外的是的板的“城里人”。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刚工作那会，每周都要到城外的大西路去，因为中百一店斜对面有家古旧书店，我那捏的皱巴巴的工资多半是在那和我告别的。偶尔奢侈一下，会到人民街附近的“肖家饺面店”吃碗馄饨面，又当饱又解馋。喝一口汤，透鲜透鲜，吃一口面，喷香喷香，来一只馄饨，爽滑爽滑，那味道直到今时只消微微闭目、深呼吸还能感觉得到有暗香浮动。

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，基本上很少去城外了，因为城外一路老去，修旧

如旧不如旧，成了老城区。数得过来的几次，也是因为慰问、检查才去的，走在坑坑洼洼的小巷，走进昏昏暗暗的老屋，看着稀稀拉拉的行人，每每感慨谢馥春“春”谢了，大华影院不“哗”了。

这些年去城外又多了起来，起先是陪客人的缘故，金山寺、西津渡、博物馆一路走过，走着走着就被一种春风又绿的感觉吸引了眼睛吸住了脚，似乎城外不仅鲜亮起来了而且鲜活起来，每次都有初见的感觉。

特别是有幸陪柳传志的弟媳妇、全国妇联的老领导甄砚副主席到西津渡走了一遭。古渡保和堂里虽然没有许仙，但也是网红打卡的好去处。旅行家马可·波罗当年登岸的地方已经无迹可寻，倒是一对在镇江读大学的马先生和小可姑娘，因为对镇江的喜

爱扎根了下来，开了家叫“马可”的小店。街的正中，那掩映在绿蔓丛中的小山楼客栈，能否让张祜般的旅愁清减几许？独立山巅的梧居堂前梧桐花正在盛开，这“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。萋萋萋萋，雕雕雕雕。”的和合之象，能否让《诗经》中的风雅再现几分？甄主席当时就打电话回北京给家人：“一眼望千年，繁华在眼前。镇江这么美，人这么好，为什么你们说得那么少！”

过了不久甄主席打电话给我，说起北京老柳家一年一次的家庭聚会上，她这位镇江媳妇专门作了镇江推介，柳家人要常回家看看呢。我静静地听着，此时的我正走在从金山那块返家的路上，因为我的家在城外，那里也有美丽的风景。

作者自述

解志忠，笔名城市山林，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、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，江苏省金融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农业银行作协会员。著有诗集《不期而至的温柔》、诗合集《华夏微型诗家》《万物生长》《中国诗人印象》。获第三届中国金融文学奖之诗歌提名奖。



梦幻水杉林

■ 解志忠

你只需莞尔一笑
水杉林便露出一片铁锈红
冬风则一退再退
只留下落叶与你共舞

你温柔的一个转身
便将漫长的冬季甩在脑后
一串清脆的脚步
便轻易地踩响暗藏的春天

树千笔直着你的性格
枝丫婆娑着你的妖娆
漫步或徜徉
都构成山林唯美的风景

作者自述

吴春波，男，1958年4月生，大学文化，高级经济师，镇江东乡姚桥镇解放桥村人，系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江苏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员、镇江市作家协会会员。

在近四十年的工作实践中，创作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，并多次获奖。散文诗集《记住乡愁》《纯美印痕》《岁月如歌》《沙腰河畔》《江河交响》《行者人生》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现任镇江市儒商协会秘书长。

过年

■ 文/吴春波

(一)

童年时，过年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儿。那时候多数人家不富裕，平时少见细粮和新衣，只有过年时才抠出几块钱给孩子们扯布做衣裳。因此，过年吃馄饨、穿新衣，乃是不可多得的美事。

农村过年其实主要是过“初一”。这一天，不下地干活，也不外出走亲戚，孩子们都穿上新衣跑出门玩。那时农村没有电，更没有电视，庄户人也谈不上文化生活，过年看大戏是最热闹的事情。一般说来，一些稍有名气的“戏班子”早被富裕的村队请走了，穷村只有自己唱的份。说是自己唱，不过是由几个热心肠且有点文艺细胞的年轻人自发凑到一起，锣鼓家伙一敲，扯开嗓子就唱起来了。村民们看戏纯粹是为了解闷儿，根本不管你唱的好坏。尽管“戏”唱的不怎么样，但大家还是三五成群，甚至带上干粮，不惜摸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许多路去观看。

过完大年初一，老家时兴串门走亲戚，走亲戚时长辈要给晚辈压岁钱。记得有一次，我随父母到一个远房亲戚家拜年，临走时，表舅从口袋里

掏出一把硬币塞进我的口袋，回家一数共有6角6分。这些压岁钱我都攒起来交了学费。如今，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记得有一幅漫画，爷爷、奶奶给小孙子100元压岁钱，不料小孙子却摆摆手说：“就给这点啊，太寒碜人了！”看了这幅漫画，不禁使人感慨万千。

这些年，很少回老家过年，久居闹市很难再找到从前过年的感觉。童年时过年穿新衣，吃馄饨，放鞭炮，攒压岁钱早已成为美好的回忆，当我把这些真实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时，他们像是听天书一样露出满脸的惊疑，而我也有一种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之感觉，但不管怎样，童年时过年的情景永远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。

(二)

我的老家在镇江东乡的沙腰河畔，小时候，每年到了腊月二十，乡民们便开始忙开了，蒸年糕、做包子、磨豆腐，一切都准备得停停当当。大年三十，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顿团圆饭。我大舅、二舅在台湾，三舅全家在镇江工作。因此外婆长期在我家生活。过年的时候，三舅一家都回来，大人小孩

十几口，特别热闹。一张八仙桌坐不下，就用两张桌子，大人一桌，小孩一桌。尤其小孩这桌吃得更是热闹。

吃完团圆饭，全家聚在一起守夜。这时候，父亲和三舅给我们这些孩子发压岁钱。午夜12点一过，便有鞭炮声接连不断地响起来，这时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候，即便是睡意浓浓，也立刻精神抖擞地跑到外面欢跳着，叫嚷着。

大年初一大早，吃完汤圆便开始走家串户地拜年，衣袋都被糖果云片糕之类的东西装得满满的，孩子们也似乎总有做不完的游戏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儿时的年虽然贫穷却过得很有意思。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就觉得过年的滋味渐渐地淡了下来。虽然依旧吃好、穿好，依旧鞭炮连天，可总觉得不像是过年。大年三十，很少再坐在桌前守夜，几乎一切忙完后便上床睡觉。即便是春节联欢晚会，也是等到第二天重播时再看。以前，还有玩花船、踩高跷以及一些散发着乡土气息的娱乐活动，现在这些都少了。

有时候，静下心来想一想，真不知是“年”变了，还是人变了。

编辑 卢伟庆

版式 胡骏 校对 赵林